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一百六十九 五

史記卷一百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吳王濞列傳卷四十六

索隱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汙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

絶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案澎濞字也音披位反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集解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索隱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間音紀閑反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索隱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正義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

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索隱地名也在蘄縣之西會音古兌反甀音錘布走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吴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索隱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吴王集解徐廣曰是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集解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駰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

世不賓服索隱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事理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銅山集解韋昭曰今故章索隱案鄣郡後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集解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吴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吴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

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國用富饒孝文時吴太子入見索隠姚氏案楚漢春秋云吴太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吴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殺之索隠提音啼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吴吴王愠曰正義愠於問反怨也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来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吴使来輒繫責治之吴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

集解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得行使人代己致請禮也索隱音淨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己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為秋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集解張晏曰諭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索隱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令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

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案吳國有鑄錢煮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卒踐更輒與平賈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索隱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讎之也正義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欲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為謫乃戍邊一歲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

吏欲来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集解徐廣曰訟音松駰按如淳曰訟公也正義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言四十餘年者太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寛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横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

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案即山山名又即者就也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集解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吴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索隱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賣

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集解韋昭曰故為齊分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索隱誂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䑛糠及米索隱案言䑛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

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内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張革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意亦可乎王瞿然駭曰索隱劉氏瞿音九具反說文瞿遠視貌音九縛反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

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案所謂殷憂以啟明聖也故吳王欲内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

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集解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集解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

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集解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集解徐廣曰荆王劉賈都

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集解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駰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故事也正義按專以僇辱諸侯為事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正義詿音挂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

舉兵誅之謹聞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集解駰案音值長沙者索隱謂其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集解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西走蜀漢中正義走音奏向也王子長沙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率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告越集解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正義越東越也又告東越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西

西擊之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内或入臨晉關正義今蒲津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衆索隱摶音專謂專統領胡兵入蕭關正義今名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令諸王苟能存亡繼絶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

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戸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戸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戸二千石千斤封千戸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戸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戸如得大將人戸五千如得列將人户三千如得裨將人戸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集解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

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
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
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
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
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
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笇軍食上問袁盎曰君
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禄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
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

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索隱適音直革反又音宅削奪之

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吴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為太常正義令盎為太常以示奉宗廟之指意吴王弟子德侯為宗正集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按漢書曰吴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使告吴如盎策至吴吴

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吴王使拜受詔吴王聞袁盎来亦知其欲説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正義上音乘下竹戀反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言不自意洛陽得全及見劇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

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正義輕正反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

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佗利害未可知也集解蘇林曰禄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禄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

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賔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

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吴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正義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漢文帝二年别為國屬兖州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吴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吴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絶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

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辠人亂天下幣集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集解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正義顏師古曰御物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

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集解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正義按羽尚弟也乃

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集解徐廣曰屬梁國正義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正義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潤州也東甌即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集解韋昭曰啗音徒覽反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鏦殺

吳王集解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索隱鏦音七江反謂以戈刺殺之鄒氏又音舂亦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辟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冢在縣北其處名為相唐盛其頭馳傳以聞集解駰案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索隱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

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穨當集解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

兵且以誅錯令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集解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幷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

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集解駰案言濞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郃陽侯省音所幸反索隱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郃陽侯也能薄賦歛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索隱謂與太子爭博是爭技也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賛曰吳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釁成提局驕矜携貳連結七國嬰命廣陵錯誅未塞天之悔禍卒取奔北

史記卷一百六

史記卷一百六考證

吳王濞列傳以故無賦集解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爲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言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徐孚遠曰吳王既擅山海之利豈得聽民盜出鹽錢耶其言無賦如說得之矣

即使人鏦殺吳王○越絶曰東甌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

史記卷一百六考證

史記卷一百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索隱案地理志

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正義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喜賓客

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正義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巵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集解駰案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正義請才性反孝景三

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室也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集解駰案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集解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為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正義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云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七國兵

巳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賔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賔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正義閒音閑處音昌女反而不朝相提

而論集解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提音弟又音啼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集解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毒蟲怒必螫人又火各反索隱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奭奭即螫也正義兩宮太子景帝也則妻子毋類矣索隱謂見誅滅無遺類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集解服虔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愛猶惜也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集解徐廣曰沾一作怗又昌兼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憸也索隱小顏云沾音他兼反憸音尺占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

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之蚡音墳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集解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也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案謂晚年也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集解應劭曰黄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槃盂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集解徐廣曰即蚡同母姊者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

多有田蚡賔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集解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賔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説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

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毁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毁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索隱案推轂謂自卑下之如為之推車轂也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為服制索隱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依古令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諸竇索隱適音直革反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

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集解韋昭曰欲奪其政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也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

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侵集解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确也音核生貴甚索隱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集解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正義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附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顏此說並是

疎謬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脉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脉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沈濇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説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之腹心親戚也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索隱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為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隸其兄蓋侯知或説為非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

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集解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秦山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集解徐廣曰為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集解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說文曲旃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

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集解張晏曰自奮勵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

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頴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

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集解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索隱搏音博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腴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

諾索隱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集解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棄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索隱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汨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頹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

（拼彈音普耕反）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集解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集解駰案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案服謂期功之服也故應璩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

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集解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案徐廣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紛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集解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屬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顔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丞相不起夫從坐

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集解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

家在潁川横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賔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隠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集解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集解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悦起行

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集解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案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集解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案漢書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改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集解韋昭曰呫囁附耳小語聲索隱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呫鄒氏音蚩輒反囁音汝輒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令衆辱程將軍

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集解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餘地索隱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索隱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漢書作穴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集解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宫今守宫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

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賔客請莫能解集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鋭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集解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集解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

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集解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謀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間集解徐廣曰辟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辟昔係反倪五係反埤蒼云睥睨謂邪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集解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猶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臣

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索隱案包愷披音丕彼反正義鋪被反披分析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

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集解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應劭云駒馬加著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說為長也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索隱案晉灼云藉蹈也以言蹂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集解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顔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録録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索隱案設者脫也上謝曰俱宗室外

家正義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秃老翁言嬰無官位扳援之首鼠一前一卻也索隱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竇嬰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集解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耶索隱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

門齚舌自殺索隱案說文云齚齧也士白反令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正義讐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潁川事故魏其不對為欺謾者也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正義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集解如淳曰大

行主諸侯官也索隱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以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集解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實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索隱痱音肥又音扶味反風病也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集解張晏曰蚡僞作

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集解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駰案張晏曰月晦者春毋至也索隱著日月晦見春毋至恐過赦贖也論棄市渭城正義咸陽故其春武安侯病正義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十二月魏其棄市至三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表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四月五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月至令不改專呼服謝罪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集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死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

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爲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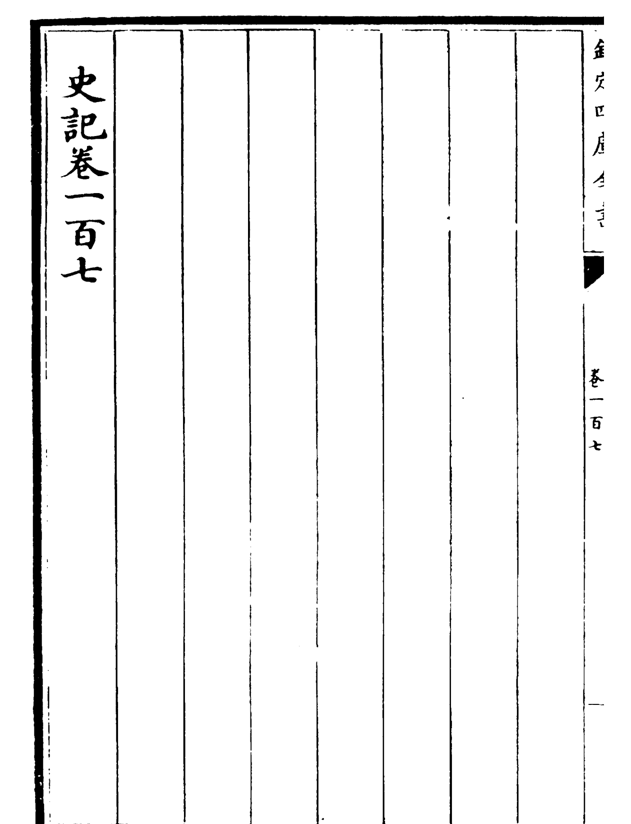
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爾雅云衣蔽前謂之襜郭璞云蔽膝也說文字林並謂之短衣入宮不敬集解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襜尺占反褕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

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集解徐廣曰建元二年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索隱案武帝以魏其

灌夫事為枉於武安侯為不直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来矣

索隱述贊曰竇嬰田蚡勢利相雄咸倚外戚或恃軍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辟俔兩宮事竟不直冤哉二公



史記卷一百七

史記卷一百七考證

魏其武安侯列傳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

集解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也○臣照按諸郎即百官表所謂議郎中郎侍郎郎中是也漢書作

諸曹郎

除關索隱謂除關門之稅也○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漢立關以稽諸侯出入至此罷之示天下一家之義也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徐孚遠曰索隱説小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列侯也言此兩種皆附武安

生貴甚索隱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臣照按生貴甚言蚡生而為太后弟貴甚言其不學無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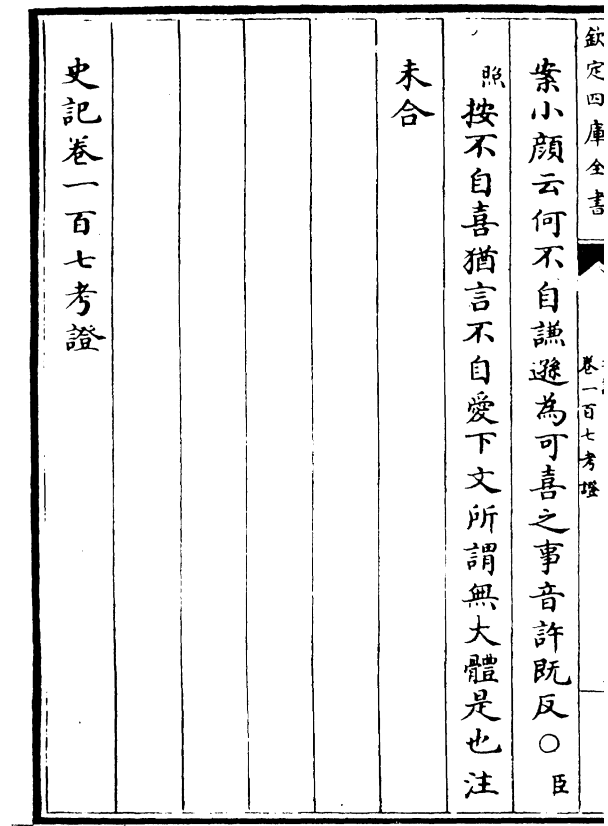
不好面腴○臣照按面腴蓋面諛也或古字通或傳寫之訛或謂面腴以喜悅親附意著於顔面非口諛也

若然則諸家必有注解今無之故知非也

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集解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肎容也棄之者不與交通○此條集解多之意及也三字

與長孺共一老秃翁索隱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竇嬰也○顧炎武曰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非

君何不自喜集解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邪索隱



索隱云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臣照按不自喜猶言不自愛下文所謂無大體是也注未合

史記卷一百七考證

史記卷一百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集解徐廣曰在汝潁之間索隱漢書地理

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括地志云城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地理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城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正義今宋州宋城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索隱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索隱將音醬扞音汗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

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集解徐廣曰景帝姊索隱案即館陶公主正義如淳云景帝妹也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省音仙井反省謂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索隱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

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集解徐廣曰侘一作衒也駰案侘音丑亞反誇也索隱漢書作姱音火亞反衒音寒孟反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

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索隱抵音丁禮反蒙縣名屬梁國也）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索隱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

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内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劒取天下者朕也

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集解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悦一邪臣浮說索隱悦漢書作怵說文云怵誘也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

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邉吏習知

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索隱案晉灼云不内屬於漢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集解許慎曰魯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

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集解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邉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集解徐廣曰在鴈門索隱崔浩云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

李廣為驍騎將軍集解駰案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矣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正義司馬續漢書云輕車古戰車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正義李奇云監主諸屯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正義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正義釋名云輜廁也所載衣服雜廁其中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

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正義幾音祈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禔取辱耳

集解徐廣曰褆一作祇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橈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橈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

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畧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索隱郅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集解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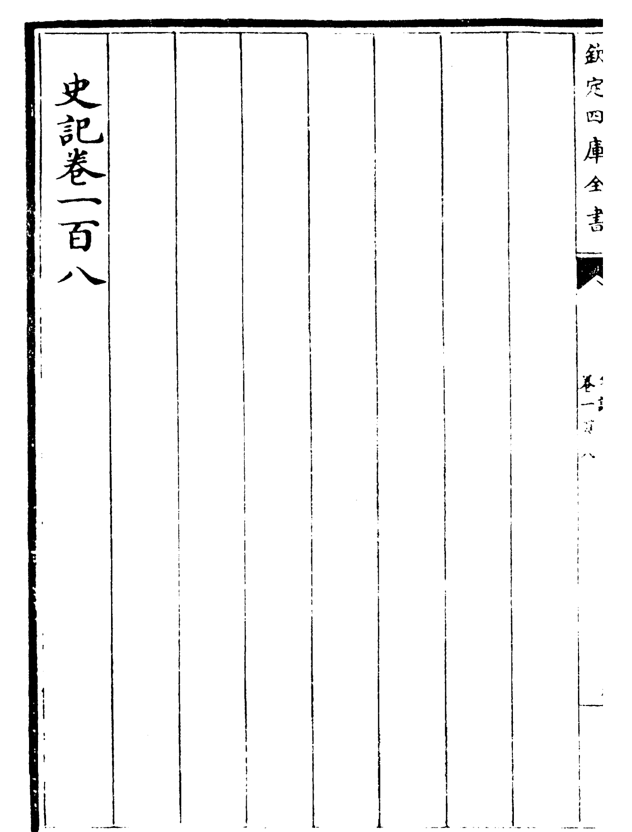
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集解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集解駰案龍音龍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邉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畧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

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産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即漢右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歴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

中隱厚集解徐廣曰一云康正忠厚 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爲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相死灰更然生虜失訪推賢見重賄金貽謗雪泣悟主臣節可亮



史記卷一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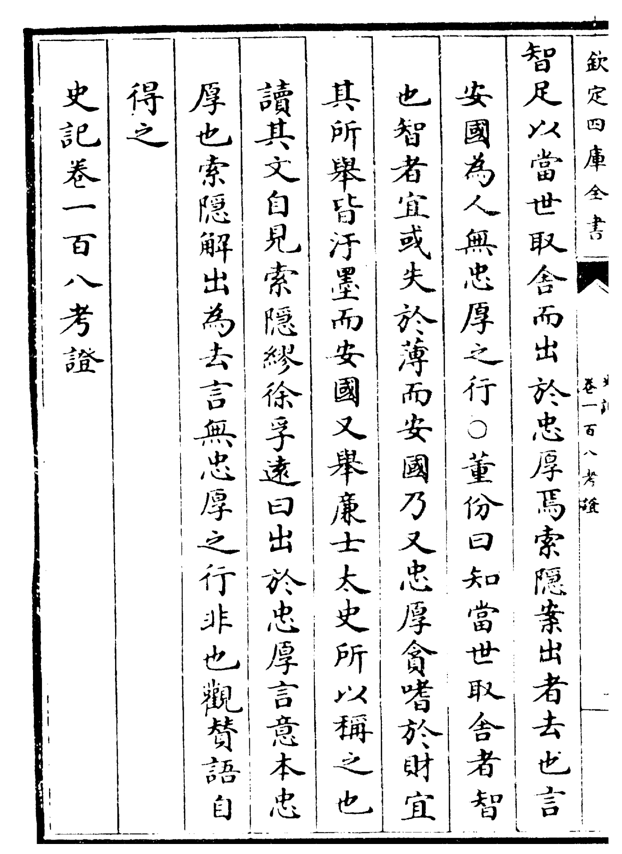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一百八考證

韓長孺列傳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恐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同當是此傳誤

因大行王恢言上○臣照按此下有天子詔問公卿安國與王恢辨難之語見新序漢書用之

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董份曰知當世取舍者智也智者宜或失於薄而安國乃又忠厚貪嗜於財宜其所舉皆汙墨而安國又舉廉士太史所以稱之也讀其文自見索隱繆徐孚遠曰出於忠厚言意本忠厚也索隱解出為去言無忠厚之行非也觀贊語自得之

史記卷一百八考證



史記卷一百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信秦

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案小顏云世受射法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索隱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也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集解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小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

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集解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從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集解駰案昆音兎索隱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内官之幸貴者索隱案董巴與服志云黄門丞主宻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

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 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 集解徐廣曰放縱馳騁 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 正義射音石還謂轉也 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 集解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案服虔云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雕一名鶚也 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

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正義其將乘白馬而出監護也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

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索隱便音頻面反不擊刁斗以自衛集解孟康曰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刁音貂案荀

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鋗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鋗即鈴也埤蒼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音譙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案小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案許慎注淮南云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

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集解徐廣

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頴陰侯孫集解駰案孫灌嬰之孫孫名强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

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集解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集解徐廣曰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

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猨臂集解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集解如淳曰射戲求疏密者酒以飲不勝者正義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謂終竟廣身至死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

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集解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秦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

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集解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駰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案大黃閒弩名韋昭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

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箏反小顔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

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謂不在人後也）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

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集解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集解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集解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顔音所具反奇蕭該音居宜反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

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令廣如其文牒急引兵從東道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食其音異基案趙將軍名也或亦依字讀）軍亡導或失道（索隱謂無人導引軍故失道也）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正義絕度也南歸度沙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

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

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嫣或音偃又音許乾反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索隱壖音人絹反又音乃椵反又音而宣反案壖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

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小顏云令其父恨死而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索隱劉氏音尚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集解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

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集解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集解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正義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也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

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絶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

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索隱悛音七旬反漢書作恂恂音詢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廣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猨臂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却敵圓陣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惜哉名

將天下
無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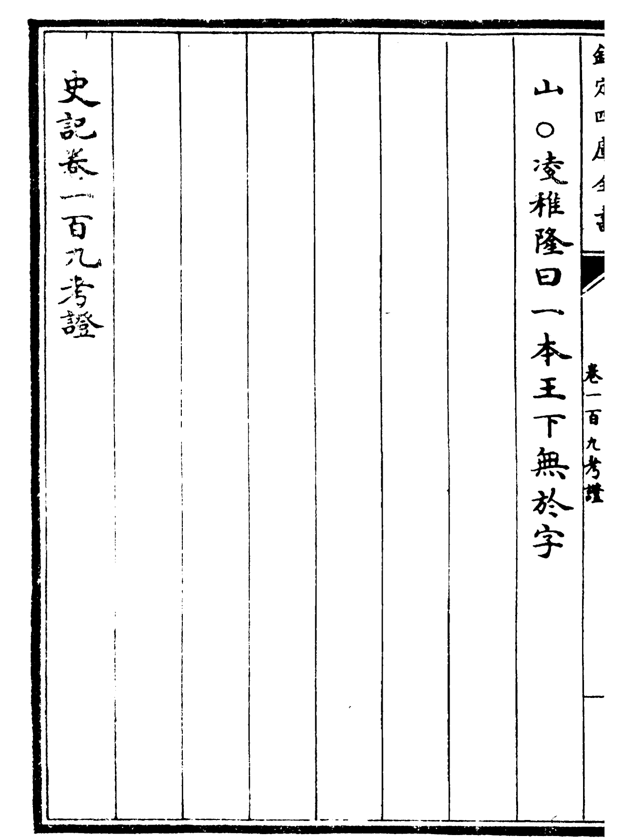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一百九

史記卷一百九考證

李將軍列傳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徐孚遠曰良家子從軍蓋自以才力從大將軍取功名非卒伍也如說不分明

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劉奉世刊誤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



山○凌稚隆曰一本王下無於字

史記卷一百九考證

謹案卷一百六第八頁後六行走音奏刋本奏訛後據蒙恬傳注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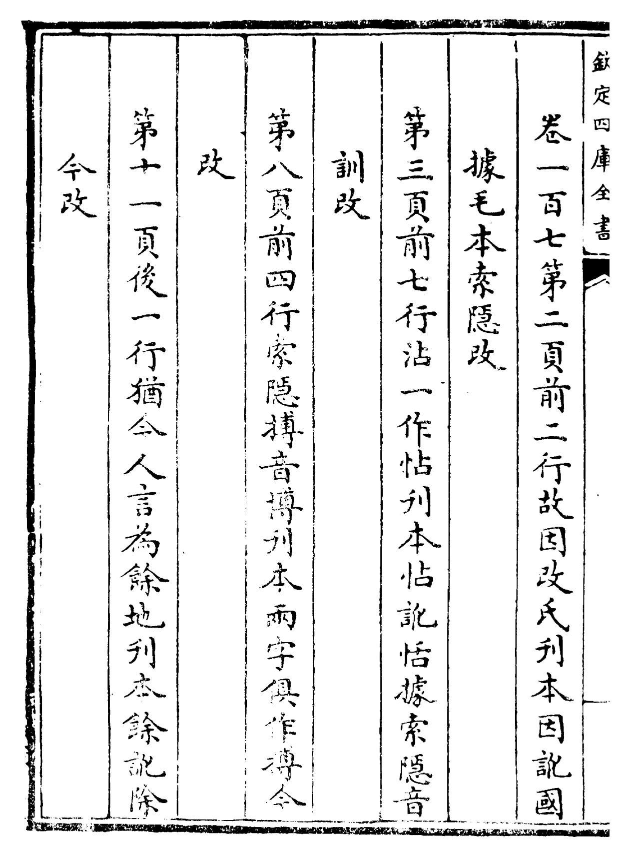
第九頁後五行人户三千刋本户訛邑今改

第十頁後五行顧屏左右刋本屏訛并今改

第十三頁後二行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刋本城陽下複衍志云城陽四字今删

第十五頁後二行令入于江刋本于訛平今改

第十六頁後一行且以誅錯刋本誅訛銖今改



卷一百七第二頁前二行故因改氏刊本因訛國
據毛本索隱改
第三頁前七行沾一作怗刊本怗訛恬據索隱音
訓改
第八頁前四行索隱搏音摶刊本兩字俱作摶今
改
第十一頁後一行猶今人言為餘地刊本餘訛除
今改

第十六頁前三行衣蔽前謂之襜刊本衣訛令據爾雅改

卷一百八第一頁後一行地理志云成安屬潁川郡刊本地理志訛作郡地志據漢書改

第八頁後二行即漢右北平也刊本右訛古今改

第九頁前四行索隱述贊生虜失訪刊本訪訛防據毛本索隱改

卷一百九第四頁前一行索隱鋗即鈴也此解蘇

林形如鍋句刊本鍋訛鐎據毛本索隱改

第四頁前四行案許慎注淮南云刊本脱注字據

毛本索隱增

第六頁後三行集解本秦法得首若干封侯刊本

秦訛義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鄂寅

謄錄監生臣馬嗣任

謄錄監生臣徐麟趾